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二十五卷 賣風流意在迎奸 談因果心存勸世

話說楊理刑楊鑫甫大老爺，在煙榻上，拜了鄧司馬鄧子通做乾爹，就該請乾妹子鳳奴小姐出來，拜見乾哥哥。還需做乾哥哥的安慰乾妹子。乾爹鄧子通，聽了乾兒子楊理刑的話，便道：「該的，該的，我去喚女兒出來，拜見拜見。」豈知鳳奴小姐不住的使心腹丫頭，往來探聽。及至楊理刑進了餐霞室。這餐霞室隔著鳳奴小姐的房，只是三間屋子。鳳奴小姐便悄悄的隱在窗年偷聽楊理刑的種種舉動。都聽得明明白白，想道：「這位乾哥哥倒要十二分的巴結他，天大的把柄在他手裡。」只見她父親一徑跑出來，望著房裡直撞的撞將進來。連忙跟上前去低低的喚道：「父親、父親。」子通回顧頭來道：「咦，你在那裡來呢？我同你說……」底下的話還沒說合，鳳奴小姐便接過來道：「女兒知道了，可是楊理刑哥哥要叫女兒出去拜見拜見嗎？」子通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你已知道了是最好，你心上怎樣？還是出去見呢？還是不見？我想起來，倒要見的才是道理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父親說的是。果然該應拜見哥哥，如今既是哥哥妹妹了，不是外人了。女兒想起來索性請哥哥到這兒來拜見，愈加見得親熱了。譬方親哥哥妹妹似的，不是更好了嗎？」子通連連點頭道：「很好、很好，那麼你還該收拾收拾。我去請他進來哩。」說著又兜兜的跑出來，重複回到餐霞室，同楊理刑堆上一臉的笑容道：「你的妹妹說如今哥哥不是外人了，索性請哥哥到房裡來相見。你說好嗎？」楊理刑一聽這兩句話，心花怒放，彷彿鼻監生題名金榜似的高興。算起來，還得加上五千四十八倍哩。直豎起來道：「很好、很好。」拿腳就走。子通道：「稍微等一等，讓她預備、預備，換一件衣服，我們且抽幾口煙，那麼彼此舒舒服服些。」

楊理刑只得又說了幾聲「很好，很好」。於是爺兒兩個各抽了三口煙。子通道：「如今差不多了，我們進去罷。」楊理刑巴不得這一聲，連忙答應著，放下煙槍，站起來，整整衣褲，跟著子通到裡邊去。鳳奴小姐已站在房門首，伺候著，竟不像第一遭相見，很是脫略。陪著笑道：「哥哥請過來呀。」楊理刑得意非凡，接著叫了一聲：「妹妹。」剛跨進房來，已作了兩三個揖了。鳳奴小姐說著：「小妹鄧鳳奴拜見哥哥。」

一路說著一路拜將下去。楊理刑慌著也跪在地下，磕了四個頭，方才一路兒站起，謙遜一回，彼此坐下。坐下之後，自然彼此有幾句普通呆板的開場白，這幾句普通呆板的開場白，列位料想起來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大約也差不多的幾句話，做書的要懶懶了。倒要把鳳奴小姐和楊理刑只在心上想的，嘴裡說不出的話寫幾句出來。你道他心上想的什麼話呢？原來楊理刑打諳這鄧鳳奴，定然是個容顏絕世，美麗無雙的一位女子。不然那裡有這麼錦心繡口，個個風流的好文字，流傳的這麼大名氣。豈知這鳳奴小姐的人材，並不見得十分漂亮，也不過粗枝大葉的一個人。而且還脫不了些些的村氣。不過這一對眼波，果然比眾不同，美秀而長，黑白分明，所以聰明絕世，靈警非凡。楊理刑的心上正是這樣掂掇著。鳳奴小姐卻也有個意思，頭裡聽說這楊理刑，酷毒異常，想其情，定是閻羅似的一個丑漢。黑薰的面皮，一臉的矮鬍子，又粗又厚的腰背兒，豈知方才在窗隙兒那裡張時，雖則模糊影響之間，約略看去，倒是個清秀少年，語言動止，亦極不亢不卑。很覺得出諸意想之外。這會子，對面看來，的確是個青年文秀的兒郎，眉眼之間，倒還有三五分神似於玉兄弟的樣兒。不覺心上怦怦的跳了幾跳，低了頭不言語。這時兒已有一頓功夫，普通的開場白，早已搬演完結，楊理刑便欠了一欠身子，堆著笑容道：「妹妹是何等樣的身價，那裡肯做出不近情理的事來呢？要是偶然不留心，落了一點什麼，含著毒質的東西，在那個餃兒裡面，恰恰的尤味蘭吃了，外邊不知輕重的人，便捕風捉影附會起來。妹妹自然是問心無愧，然而悠悠之口，不可不塞，橫豎如今有做哥哥的在這裡呢。妹妹放心不要緊的。」

子通在旁答應道：「鳳兒，你聽到嗎？你哥哥叫你放心著呢。須知你哥哥是我們家的一座紫薇星呢。若是換了別一個時，那末倒完了。不要管他。事情兒真不真、實不實，便要想幾個回去，害子孫哩，不要說別人哩，就是尤心齋頭裡還想倒我的蛋哩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父親說的是。」只此一語，底下就沒的話了。楊理刑暗暗點頭，忽地又變了一個方法，搭訕了幾句，仍舊退回餐霞室，抽了一陣鴉片，又坐過了筵席，直忙了一個整夜。次日一早，便道：「衙裡事忙，就要回去了，請乾爹同妹妹，停一日到衙裡來住一陣，以盡乾兒子供奉乾爹和妹妹的一點兒誠心。」子通看他說得懇切，便一口答應，說：「過幾日，我們爺兒三個來看你呢。」

但是鄧子通，如今是乾爹的身分了，倒不好十分客氣，便叫兒子龍官送了這位做官的哥哥。直送出鄧家堡三里之外。這裡鄧子通興沖沖的對尤心齋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真真睡夢裡也想不到，有這件事情合來的。我從來沒有收過乾兒子，今兒開宗明義第一章，就收了這個現任的掌刑官。可知高興哩。常言道，因禍得福，遇難成祥。這話兒不是白說說的，果然是有這種事情，你說是也不是？」心齋聽了，手拈著幾根小鬍子，閉著眼沉吟不語。子通又道：「你想什麼？」心齋搖著頭道：「我瞧這情形，很有些兒作怪，只怕其中還有別的緣故呢？」

子通道：「這也有甚作怪，大凡注定的緣分，到那間自然然是湊合攏來的。」心齋道：「其實不然，這位楊理刑，名聲兒很是薄薄的，卻是心高氣傲的一位公子班，督撫司道，還不在他的眼裡，怎地同你這麼的謙卑，一見如故。不說拜老師了，倒說認乾爹，你又不是什麼了得的闊老。我算起來，一定別有個什麼主意在他的心上呢。」子通笑道：「心齋你又多慮了，若說印是心高氣傲的公子班，督撫司道都不在他眼裡，可知我的名聲身價，果然比著督撫司道，還要很上幾倍呢。我是靠了女兒的光，端的是日今一等的才女的老子。你想體面嗎？」

心齋聽了，笑著指了子通的臉道：「呸，體面嗎？還是我賞你的臉哩。老實說，我就馬馬虎虎的不追究了，替你們攔驗處和息，若是定規不過去，要究個水落石出，你就益發的體面了，你竟是……」子通忙把雙手亂搖，剪住心齋的話，說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別說底下的了，你又要刻毒人了。我勸你少點兒。這樣吧，如今你也是富翁了，那麼須得存點兒忠厚的心腸，做些積德的事情。拿兒子性命換來的財富，保的長久些，可知沒有第二個兒子，碰著這種機會頓時立刻起家發跡呢。」

心齋道：「我們原是至親，分甚麼彼此，橫豎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好算就是你的。然而我卻知道你的心想了，當然要保全名聲性命的當兒，什麼都肯答應。天地良心，我也馬馬糊糊算什麼，原來是至親，多說就不像了。二一添作五，逢二進一十，那就馬馬糊糊的，過去了。如今是沒事了，我知道你有些心痛了，只怕還要拔短梯哩。」子通笑道：「笑話了，我說的是金玉之言呀，大概一個人不論富貴貧賤，至於立心，第一要忠厚，要正大，萬萬不可尖刁刻薄，設計害人，騙人財產物。若是忠厚正大，那怕命運不濟，處到最不順溜的地位，遇到很艱險的當兒，是有出於意外的幫助，平平穩穩的過去了。我說一個證據給你聽。」心齋笑道：「倒又惹你的談興起來哩，還是有證據哩，只怕是你的杜撰哇。」子通道：「斷斷不是杜撰，而且說起這兩個人你也知道的，還且你見過這兩個人，也論不定。一個姓朱的，名兒叫做昭和。」心齋接過來道：「朱昭和嗎？認得，認得，我同他的伯伯是老朋友了。聽說那昭和吃一個朋友騙了一注錢去，弄得走頭無路。如今好幾年沒見他哩。不知那兒去哩？光景出門去了。」

子通道：「就是這個事情哇，如今昭和端的很得意，已回來了一年多了。上半年到我這裡來過一次的。據說一項在汴梁周中丞幕裡，頓了足足兩年。他本是保過特科的，遇上黃河上開保的當兒，保了一個河工同知。他做官的意思原本沒有的，所以回來仍舊享他的清福。這就是一個人須得立心端正，忠厚老實，到底不會吃虧的。你方才說騙他一票的朋友，就是長盛繭行的小老班。」心齋道：「在這裡了，那長盛繭行的小老班，叫甚麼陳子荅的，是也不是？」子通道：「不是這個陳子荅還是誰呢？」心齋道：「這陳子荅不是個秀才嗎？」子通笑道：「不光是個秀才哩，他自以為候補知縣哩。」心齋道：「這又是奇談了，難道他自以為候補知縣，別人就不算他是候補知縣嗎？」

子通道：「你別忙，聽我慢慢兒的說呢。這個陳子荅，委實是絕無人格的一件糟東西。若說印怎樣的緣故，挖空心思自以為是個候補知縣呢？頭裡把他老子的錢，私府下偷光了，沒有交待。那末急死了。常言道，急則智生。同他一個甚麼樣的朋友商量，商

量出這個計較來了。不知那一個賑捐局裡的司事，同他串通了，填出一張大八成知縣的執照來。據說這張執照卻花了幾百洋元呢。拿去哄印的老子，只說私底下花掉的錢，並不是因為嫖賭的緣故，所以虧空下來的。其實是要掙氣，顯親揚名的主意。現在大八成知縣很便宜，不過花了兩萬洋錢。因為捐局裡有知己朋友在裡面，不然這個價錢那裡做的到呢？他老子雖然老實人，卻曾經看過捐例的章程哩。因此說道：『我記得大八成知縣的價錢，不要這許多呀。』那陳子荅說：『爹你不知道，如今實官捐是停止了。那怕花二十萬洋元，都捐不成。這就有知己朋友，在捐局裡，買伏了局裡的委員司事賬房，一切上下人等，做了手腳。倒填日子，爹看呢？這日子不是上年正月二十五的日子嗎？二萬洋錢端的便宜不過。如今有個張某、王某，我們一般兒都是要好朋友，然而他倆情願在五萬兩銀子，也要照這樣倒填日子。捐一個大八成的知縣。捐局裡還沒有答應，一定要十萬洋錢，才肯。少一個錢，老實辦不到。那姓王的朋友已經答應了。洋錢都舒齊了。捐局裡的委員司事賬房，想想終不敢再弄這手腳了。到底捐不到這官哩。爹想呢？如今我這大八成知縣，雖則多花了一倍的價錢，真真這個便宜也說不得哩。』他老子聽了子荅的編謊，頓了一回道：『說起來呢，你也不是荒唐的事幹，然而我這分家私，一齊結交你了，通在你這個大八成知縣上了。可知這一張大八成知縣的執照，饑不能當食，寒不能蔽風。豈不是沒算計嗎？我們家是向來沒有做官的，你做了一個秀才，也十分體面了。』那子荅便道：『爹不用著慌，如今賺錢的買賣，只有做官要算一樁好事，的是名利雙收的道兒呢。如今這麼著，爹，再設法三四千銀子給我，進京引見出來，大八成知縣，是不會擱起來的。同翰林進士的班子一樣硬氣。三個月裡頭終要得缺的。爹不知道官場中的規矩，進士出身的叫做老虎班，我這麼拿了大注兒的銀錢去捐的大八成，就叫做麒麟班，名字兒取的很新鮮，又很促狹。原來牛身上貼滿了的錢，捐大八成的，卻是有錢的牛哇。』子荅這倒並不是嘔苦人的話兒，端的是尊重有錢捐官的好名式呀。那老子道：『這種通是閒話，你說還要三四千銀子去引見，如今我銀子卻一釐都沒有了，只剩了我這一條老命在這兒哩，你若是有處兒換錢時，你就拿去做引見費罷。』說著拿那一張執照，收了道：『橫豎沒有引見費，還做不成功什麼官哩。這東西我收著不用你拿去。』這當兒陳子荅慌急的狀態一齊堆放在臉上來了。瞧著他老子的氣色卻不很高興，只得出來，同那個出主意的朋友商量。那朋友說道：『這張執照只限著三天要交還的，如今吃你的老太爺收了去，眨眨眼，三天之期快的很，沒有執照交還他，這不是兒戲的事呢！萬一鬧出來，端的是殺頭的罪犯，經不得你的老太爺拿了這張執照，跑到局裡來查查對對，不要說被老總知道了，不得了；就是被同事知道了，也是個不得了。如今須要弄一注錢去，把合局的同事通通買囑了。這一下倒不可不防，何以呢？你老太爺要拿這張執照去，做甚？無非是心上終有些疑影，卻料到這執照靠不住，若是對真了，引見費就有了。』子荅大驚失色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一定要弄出窮禍來了。沒法子，只得去偷了出來，免得鬧出把戲來。況且這種事情是要真就真，要假就假。認真起來，果然腦袋要拿下來的事情呢。可怕可怕，不是這麼辦法倒好了。』

「那朋友說道：『若是去偷他出來，恰是自己露出慮心來了。你別慌，讓我算計哇。』閉目凝神了一回道：『有了，有了，只消這麼著說，就可以取回來了！』子荅忙問道：『怎樣說呢？』那朋友道：『只說這張執照還是捐局裡的執照。名兒叫做實收，須得京裡吏部衙門，同戶部大堂去調換真正的執照。那末就有了大八成知縣的真正的憑據了。今兒恰好有個知己朋友進京去，一時籌不到三四千兩引見費，就托這朋友把部裡的文憑調換出來。那就不妨等到有了引見費再打算出山，就是了。這麼的一套鬼話說上去，不怕你老子不相信，而且還可以哄印二三百洋錢，只說托朋友部裡去的使費。三四千弄不到，二三百終可以弄得到哩。就是二三百兩銀子，到堂班裡報效姑娘，摸牌喝酒，也有好幾天的熱鬧，豈不是也是好的。』陳子荅便大替那朋友計較兒，設的周密。到老子跟前如法炮製起來，果然不曾落空，滑頭五十兩銀子去。於是故意叫那朋友寫幾封信，寫著子荅明府大人的款字，寄到家裡去。使他的老子看見就曉得他兒子果然是知縣了。所以朋友往來的信札，都稱著明府大人了。簽條角上也寫著一行小字，寫的是『即用縣正堂陳』。他老子果然相信，子荅也自以為的確是一位候補知縣哩。」

尤心齋聽著歎道：「這陳子荅果然太荒唐了。人家說笑話有的，只好騙騙你的老子。原是說笑話呀，並沒有真的。有這種事情呢？這陳子荅果然真的做出來了，真真不當人子了。」子通道：「你聽我說呢，這陳子荅，老子跟前哄不到三四千兩銀子，就去哄我的那年交，朱召和了。召和雖是有錢，然而卻沒權柄的。都是他老子娘管的。召和原是熱心人，聽說進京引見的使費，是人家為功名上的緊要開銷。便替他在老子娘跟前週旋，何奈他老子娘，執意不肯。說這個陳子荅不是規規矩矩的人，專一的猶如濫污婊子似的，媚惑人好好的血性男子，可是這種下流的嗎？人家朋友往來，原是有的。終是白日來來往往，談了一回，爽爽快快的走了，你瞧他終是半夜三更悄悄的跑來，這是朋友嗎？委實是個兔子的調調兒。假如別人瞧見，不知道底細，只道這人家養的漢子哩。至於走了，還要在門兒口說個不了。兩三個時都會盡說過去的。這種人以後也只宜遠點兒，不可親近他。借錢的一句話，再也休提。那召和不防碰了筲斗大的一個頂珠，似乎老子娘太煞眼錯人了。因此自作主張，挪了三千兩銀子，借與子荅，進京引見去。豈知子荅哄到了三千兩銀子，進京引見去的話，卻不提了。召和倒覺著是騙局了，連忙同他索齏好容易索到了一小半，跟手被召和的老子娘知道，免不得要把召和說了。召和本是高傲不過的脾氣，受了這一場委屈，負氣汙染去了。一去五年，方才回來。那陳子荅已是落魄的不成樣兒了。成日家在茶坊酒肆，煙館歌樓，找朋友借零錢過日子。有幾個忠厚朋友還肯憐他，究竟是個繭行小老班，唸書的。多少給幾個銅子。那一天朱召和在那一家歌樓上，恰好子荅到來，委實的蓬頭垢面，一時認不得了。及至仔細認了出來，大為歎息。豈知子荅一見了召和心上『別』的一跳，想著：不好了，又是一個債主來了，利錢不算，本錢還欠他差不多兩吊錢子呢。這樣罷，賴了罷。便道：『前兒那一筆，你該找還我三百兩銀子，橫豎銀子便著。找給了我，終算了結了一筆賬。若是不便呢？我們老朋友說不得，你坎坎回來，就要同你索債。』召和聽了，詫異道：『甚麼說？倒是我欠你的錢了。』於是爭論了一陣。子荅說：『既是我欠你的錢，你到衙門裡去告狀罷，橫豎我不怕吃官司，只消你告的便宜。老實給你說了罷，我欠人家的錢，不是一個，通共還有一萬銀子多呢。都有借錢的筆據。這好多日子，沒一個來向我索借。有個緣故，是我早說了，若有人同我打官司，我說印們是賭棍，局騙的。玩錢輸了好幾萬了，這是勒寫的筆據。看著罷，還是原告押起來呢，還是被告押起來。你一向出門著，不知道我如今的利害哩。這會子老實給你說了，要板面孔就板面孔，請你的便。銀子三百兩你該找我。』召和聽了氣的發昏過了一回，道：『銀子你欠我，我欠你，有賬可查。綜而言之，我瞧你這個樣子，舊欠兩字，我心上倒勾銷你。你自己去拿鏡子來照照看呢。不是上你的氣，看到你一輩的話，只怕你有一天拿錢出來還債，本是本，利是利，一筆清楚。光景要過了三百年，還得看光景哩。我也沒有這麼長的壽命，到三百年後，看你還錢。說呢？這麼著的說，難道我的為人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朋友們喪和氣，別的都都可以，若是為了錢財喪朋友的情分，我是最為可恥的事，斷斷不肯做出來。所以你叫我去告官司，你放心，我朱召和斷斷不會給官司你吃的。不過休要纏錯了，道是怕你誣說賭棍了，怕了，不敢了。綜而言之，看著罷，到底有人告你的。不然看你可憐通融些兒，倒還可以。既是你竟是這樣的一個人，便不客氣了。可想老子娘的見識到底不差呢。』過了一月餘，有個姓姜的，被陳子荅欠去兩三吊銀子，五七年本利無著，發急了，便控告起來。陳子荅便想把賭款兩字弄出來。豈知不興，判了個押追。然而錢債官司沒甚打頭的。豈知不然。押了一月有作，忽然嚴厲起來，當時還是長白公祖手裡呢。比了兩堂，人家很以為詫異。至於兩三吊銀子，數目又不多，怎地這麼的對針起來呢？不管你是生員職員，本縣知道你是乖東西，不是好人，騙人家的錢，本縣打你是個騙子哇。」

心齋道：「這是原告運動了。」子通道：「原告並不運動，姓姜的也是我的朋友，倒著實不忍，終竟是體面人，弄到這個地步，一輩子不好做人了。反而要求和息哩。何奈長白公祖不答應。如今已是兩年光景了，還押在裡頭呢，不知怎地才了呢？其實可憐裡頭大家都猜度不來，這件官司，原告有這麼的面子。於是東猜西測，到底不明白。上個月裡頭，偶然得了個仔細哩。」心齋道：「一定有人在裡運動。」子通道：「一點不錯，真真所謂橫裡開出咬金來了。」說著疊了三個指頭一揚。心齋道：「嘎，原來是慧夫人。」

子通道：「外邊不要多說，直到如今，召和還沒有知道哩。若是召和知道了，弄成他一對兒，又要費氣了。」心齋點了點頭

道：「召和果然不肯使這暗箭的。然而呢，也不冤枉陳子茗了。這麼著，方知道天理是有的，不是沒有的。」於是歎息了一回道：「別人的閒事，倒驛住了我們的正文了。」